



马政的兴衰是考量古代一个国家军事、经济、农业、通信、运输等综合国力基础的先决因素。许多王朝都是在马背上取得天下的。

甘肃优越的气候条件、水草丰美和幅员辽阔的地理条件、引进良马和改良马种的门户优势，都使得甘肃的养马业在古时占尽天时、地利与人和。神骏的“陇马”，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秦、汉、北魏和大唐的崛起和兴盛。如今，还能在陇原大地找寻到它们的踪迹吗？

## “凉州大马横行天下”的秘密

### 寻找陇马的足迹③



霍去病抗击匈奴雕塑。



唐代《韩幹圉人呈马图》。



山丹军马场。

## A

甘肃能成为我国六大畜牧省份之一、马的主产区，是有深层地理因素的。

甘肃位于我国东部季风区和西部干旱区的交汇处，是东部农耕地向西部草原区的过渡地带，非常适合发展畜牧业，史籍上有“天水、陇牧为天下饶”“水草宜畜牧，古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”的记载。古之甘肃全境，绝对是马匹生长繁育的乐园。

史前甘肃的地理风貌，大致是森林和草原环境，气候温暖湿润，黄土高原古代森林覆盖率高，是一片林茂草丰的好地方。而在大通河、湟水、黄河干流附近，在公元前3000年，都有森林分布。陇南山地，也曾有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、竹林分布，良好的自然条件完全符合以养马为代表的畜牧业发展。

到了秦汉时期，陇东为郁郁的亚热带森林区，按照古文献记载，其木本成分多为松栎为主，同时含有黄连木、栗等热带植物；陇山（六盘山）“大山乔木，连跨数郡”“峰峦起伏，松林葱蔚”；陇西地区为暖温带草原区，在森林兼有若干草原，草原兼有茂盛的林区；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天水、陇西多山多林木，民以板室为室屋。”

《山海经》曾有这样的记载：“高山，

其木多棕，其草多竹，泾水出焉。”这高山就是现在的六盘山，很难想象冬季常有凛冽的冰雪，即使夏天也凉风嗖嗖的六盘山，棕树和竹子曾经满山都是。

有陇右、陇东、河西这样的优良马匹选育繁衍基地，两汉时期的骑兵自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中原骑兵，他们规模庞大而且训练有素，虽然个人军事素养还比不上游牧骑兵，但由于最大可能地实现了机动（骑术）、杀伤（箭术）、协同（阵法）、战略战术的融合，即使蒙古高原广阔的空间也未能再让匈奴找到破绽，只能在穷追之下远走欧洲。

再看看一代战神霍去病纵横驰骋过的河西走廊：祁连山横亘于走廊南部，在2000余年前却有600万公顷的天然森林分布，1600多条大小冰川，沿着森林带下沿到山前坡地是连片灌木丛和草场。祁连山降水很多，每年出山的灌溉水源丰富，聚集成石羊河、黑河、疏勒河三大内陆水系，发育了辽阔的森林、广袤的草地和这些绿色生命精心呵护的武威—民勤，张掖—民乐，酒泉—敦煌等绿色盆地，在河流下游聚集了大大小小的湖泊和沿河两岸茂密的胡杨林、灌木和草原，水草丰美，马儿在此，岂能不长得膘肥体壮？

## B

悠悠历史长河中，无论军事、交通、生产、生活都离不开马。马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、国势盛衰关系密切。

在汉唐两代，甘肃境内的养马业规模更大。后世有“汉唐之所以能张者，皆唯畜牧之盛也”的说法。

西汉时，为了抵御匈奴入侵，巩固疆土和国家政权安全，发展壮大军事力量，汉王朝在陇右、河西一带扩展牧区，从西域引入宝马良驹，繁衍驯养，使牧场养马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。

中唐时在陇右，牧马业更为发达，朝廷在此设有陇右牧马监，负责国家军队所需战马的驯养与繁衍。王侯将相

也多在此饲养马匹。

在那些开疆拓土“武功最盛”的朝代，马绝对是男儿光荣与梦想的象征。自古得马者得天下，“汗马功劳”“马到成功”不是妄言。

马政的兴衰是考量古代一个国家军事、经济、农业、通信、运输等综合国力基础的先决因素。没有一个王朝不是在马背上取得天下的。每一位战神胯下都有一匹“真堪托死生”的坐骑。丝绸之路之上有悠扬的驼铃声，也有千里负重的马队。所谓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”，其意义就在于此。整饬军备必然要注意马匹的来源和饲养。



《牧马图》，1979年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12号墓出土。

## C

在武威，有句霸气十足的民谚：“凉州大马，横行天下。”说是在汉武帝时引进的西域大宛马，就是在凉州组成足以与匈奴抗衡的战马部队。

汉魏时期的河西，地广人稀，水草丰茂，宜于畜牧，是汉武帝以后历代封建政府重要的牧养官马的地方。

据有关史料推算，公元前112年左右，凉州境内至少有6000名官家奴婢专门牧马，马匹存栏数量约5万匹。这些马匹大多是经西域马种改良本地马后的新生马种，当地军方专门挑选、培训其中体格雄健、能走侧步的马匹充当军用坐骑。

凉州马一跃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好的军马。此外，凉州骑兵还较早装备了鞍、镫等先进的骑术工具和轻便的皮马铠，加上当时国内体形最雄健、能走侧步的良马，凉州铁骑对敌时总屡战屡胜，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、以少胜多的战例，各类史书上有详细记载。

凉州马最为惊艳的，赢得无上荣光的时间发生在西晋永嘉二年（308）四月，王弥包围洛阳，京师告急。凉州

刺史张轨派北宫纯等率领凉州铁骑驰援京师，大败拥有数万骑兵的王弥，被洛阳百姓传为美谈，街头巷尾遍唱：“凉州大马，横行天下。凉州鸣苜，寇贼消；鸣苜翩翩，怖杀人。”记载于《晋书·张轨传》，被明朝学者冯惟讷冠以“凉州大马歌”，反映了古代凉州强大的骑兵力量和军士的勇猛无比。

专家经过长时间考证和研究，终于判定铜奔马的艺术原型为天马（大宛马）。武威铜奔马及铜车马俑的出土，既反映了凉州大马的特点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凉州军团的强大和河西养马业的繁荣。

唐代杜甫曾经写下吟咏大宛马的诗句：

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。

曹霸、韩幹、韦偃、李伯时等画家用自己的传神笔法描绘了大宛马的威武形象。

宝马良驹与陇原文化的故事源远流长，陇马的传奇故事将不断续写下去。  
奔流新闻·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